

古典诗词名家

王维

孟浩然诗选

陈铁民

选注



王维  
孟浩然诗选

陈铁民

选注

古典诗词名家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维孟浩然诗选/陈铁民选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6(重印)  
(古典诗词名家)

ISBN 7-101-04652-5

I. 王… II. 陈… III. 唐诗-选集 IV.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410 号

---

**书 名** 王维孟浩然诗选

**丛 书 名** 古典诗词名家

**编 著 者** 陈铁民 选注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¼ 字数 175 千字

**印 数** 5001—9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652-5/I·620

**定 价** 18.00 元

---

## 出版说明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最深厚、最具魅力的形式之一，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两大艺术特质，以简约的形式蕴涵了丰厚的韵味，所以一直受到作者与读者的青睐，其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其他形式难以比拟的。时至今日，诗词在海内外仍拥有大批爱好者：自发成立的众多业余创作团体，大量的相关读物，为数众多的诗词网站，无一不在昭示着这种古典形式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中，经由社会各阶层无数爱好者的不断实践，特别是通过一大批天才作家示范性的工作，诗词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规范与灵活等艺术矛盾，成为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便利工具。人们或浅吟低唱，或慷慨高歌；或率尔操觚，或精雕细刻，尽情倾吐他们对人世的种种感受，留下用心血甚至生命写就的诗词篇章。诵读这些篇章，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步入历史，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对话，总能带给我们丰富的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

中华书局过去出版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精选历代诗词名家的名作，汇聚最新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雅俗共赏的系统诗词选本，一直是我们的夙愿。为了达成这个愿望，我们特意邀约了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

十多名专家学者,编撰了这套“古典诗词名家”丛书。我们的做法是:一、以传诵程度作为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二、选文尽量使用权威版本,特别是权威的整理本,不出校勘记,一般异文不作说明,重要异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三、每种书正文前设“前言”,对入选的作者、作品及其他相关内容作较全面、精到的评介。四、作品及其注释按编年为序,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品之后。五、每篇诗词正文下设“题解”和“注释”,题解根据具体情况对诗的写作背景、主旨、作法、艺术特色及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年号等方面做出介绍;注释则针对一般读者的切实需要,特别注意对典故、名物、典制等专有词和难懂语词的解释,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难懂的句子有串讲。

我们希望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对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能够有比较充分、系统的了解,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增加人生的兴味和体验;或者得到学习、仿效的榜样,有益于诗词的创作,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最后,衷心感谢参与撰稿的专家学者,在这套丛书编撰的过程中,他们都竭尽全力,无私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其中几种选本所经历的艰辛,更远非心血二字可以概括。同时,希望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以使这套书能在将来进一步得到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4年9月

# 前

# 言

在中国诗歌史上,王(维)、孟(浩然)并称,都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所以本书将两人的诗选合编在一起。

## —

王维(701—761),字摩诘,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西)人。父亲官至汾州司马。十五岁离乡赴两都谋求进取,不久即以自己的博学多艺博得了上流社会的青睐。开元九年(721)进士擢第,解褐太乐丞。同年秋,贬济州司仓参军。开元十四年后,在淇上为官和隐居,约在十七年,回到长安闲居,并从道光禅师学佛。二十三年,被宰相张九龄擢为右拾遗。二十五年,奉命出使凉州,并在河西节度使幕中任职。二十八年,迁殿中侍御史。同年冬,知南选,赴岭南。二十九年春,自岭南北归,辞官隐于终南。王维自二十一岁登第之后,在仕进的道路上多遇挫折。这一时期有两件事对王维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件事是谪官济州,另一件事是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的被贬和权奸李林甫的上台执政,这些使诗人感受到政治环境的险恶,对社会的黑暗面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总的说来,开元年间社会经济繁荣,政治也比较清明,士人们大多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王维也不例外。他在有些

诗中,表现了自己进步的政治理想和济世的抱负,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敢于直截了当地给予抨击。这一时期的王维,眼光是始终注视着现实的。

王维于开元二十九年(741)隐于终南,然而,天宝元年(742)又出任左补阙。自天宝元年至安史之乱爆发,他除一度因丁母忧离职外,一直在长安为官,职位也依常规逐渐升迁到了正五品上的给事中。天宝时代,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朝政日趋黑暗腐败,诗人的进取之心和用世之志也逐渐销减殆尽。此时,他身在朝廷,心存山野,在蓝田辋川购置了别业,经常在公余闲暇游息其中,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这一时期,诗人更加倾心于佛教。佛教的空观,使他看破一切,任遇随缘,与世无竞;同时也使他获得某种精神安慰,得以摆脱苦闷,保持心境的宁静。这有助于他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探寻美和发现生活的乐趣。这一时期,王维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同时也写了不少其他题材、内容的诗歌。

天宝十五载(756),安史叛军攻陷长安,王维扈从玄宗不及,被叛军俘获。寻被缚送洛阳,拘于龙门菩提寺。在寺中,曾赋《凝碧诗》抒写内心的哀痛和对朝廷的思念之情。不久,安禄山强迫他当了伪官,次年两京收复时,他因此下狱,但旋即得到赦免并复官,后官至尚书右丞。这个时期王维对佛教的崇信益深。《叹白发》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这时期只有五年多时间,因而诗作不多。但其中并非没有佳篇,至于所流露的思想情绪,也不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大多是颓唐消沉的。

在中国诗歌史上,王维是以擅长描写自然风景著称的。他的山水田园诗,多喜欢刻画一种宁静幽美的境界。如《山居秋暝》写秋日傍晚雨后的山村,非常恬静幽美;《鸟鸣涧》以动写静,渲染出

了春天月夜溪山一角的幽境。同是描写幽静的景色,也是现出缤纷多姿的面貌。如“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等,色彩鲜丽;《辋川集》中的不少篇章,则清淡素净。还有些诗勾画出了雄伟壮丽的景象(如《汉江临眺》、《终南山》),读者于此可“看积健为雄之妙”(张谦宜《笥斋诗谈》卷五)。

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见《东坡题跋》卷五)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所谓“诗中有画”,是说王维的诗能通过无形的语言,唤起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使读者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一幅幅有形的景物图画。这话道出了王维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王维是一个山水画家,他对自然景物的感觉敏锐,观察细致,善于抓住景物的主要特征,给以突出的表现。如《木兰柴》等,皆着墨无多,即勾勒出一幅鲜明生动的图画。王维善于融会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如构图、选景、布局、色彩等)入诗,如《新晴野望》:“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近景和远景形成像绘画一样分明的层次;而峰碧水白,光线和色彩的对比也很和谐。《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四种景物安排得很巧妙、得当,具有纷歧统一、均衡协调之美。《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春园即事》:“开畦分白水,间柳发红桃。”都像绘画一样,注意色彩相互映衬的美。王维在他的诗中,还特别喜爱和擅长描写听觉里的事物,把这当作构成诗中画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段。如《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半雨,树杪百重泉。”不仅景物画面具有立体感,而且通过自然音响的描摹,使画面变得更加活跃生动。

王维的诗中画都不是风景写生式的。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三说:“右丞工于用意,尤工于达意,景亦意、事亦意,前无古人,后

无嗣者。”指出了王维诗中的景，都是服务于表达情意的。诗人往往结合自身的感受和印象来刻画山水，如《汉江临眺》：“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写汉江的浩淼，全从个人的印象和感觉着笔；这样写，更能唤起读者的想象，传达出山水的神韵。他还善于在写景中表达自己的心情。如《秋夜独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以秋夜的静寂之景烘托出自己的寂寞悲凉心情。总之，王维的写景诗，能做到使山水的形貌、神韵与诗人的情致完美地统一起来。由于王维笔下的景，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为“我”之心所融会的物，所以读者便感到他诗中的景物形象，达到了形似与神似的统一。这一切也表明，王维在以景达情，创造情景交融、意在言外、耐人寻味的意境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所表达的情意，多为隐者流连山水的闲情逸致，有的还流露了离世绝俗的禅意，因而说不上有多大社会意义。但是，也应该说，这类作品所流露出来的感情，主要是安恬闲静，而非冷寂凄清。如《竹里馆》，非但流露了离尘绝世的思想情绪，还表现了诗人沉浸在寂静境界中的乐趣。而且，这类诗歌所刻画的幽静之境，是大自然之美的一种反映，对人们始终具有吸引力，所以千百年来，这些作品一直能够为人们所喜爱和欣赏。

在山水田园诗之外，王维还有大量其他题材、内容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王维不仅工于写景，而且善于写情。王维是个重友情的人，在他的集中，表现友情的诗歌数量甚多，与其山水田园之作大抵不相上下，内容多述朋友间相思别离之情及互相关怀体贴、敦励慰勉之意。这类作品大都写得充满感情，真挚动人，其表达感情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如有的采用借景寓情、以景衬情的方式（诗人很善于在这类作品中穿插动人的写景佳句，使全篇为之增色）；有的则采用直抒心声、主要以情语成文的方式，如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

王维今存写闺思、官怨、爱情等的诗歌，有十余首。这些诗大都写得蕴藉、委婉，流露出作者对封建时代妇女不幸遭遇的同情。王维写过一些揭露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抒发内心愤慨不平的诗歌。这些作品有的直抒胸襟（如《寓言二首》其一），有的运用对比的手法（如《偶然作》其五），还有的采用比兴寄托的方式（如《西施咏》），来控诉社会的不公正，一抒诗人胸中块垒不平。另外，他还写了一些言志述怀的诗，如《被出济州》、《不遇咏》等等。

王维写了许多首歌咏从军、边塞、侠士的诗篇。他的这一类诗歌多着眼于写人，很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恰到好处地把人物的精神世界展现出来。如《出塞作》通过敌我双方的对比描写，鲜明地凸现了唐军将士不畏强敌的勇武精神和昂扬斗志；《夷门歌》采用叙事手法来表现古代豪侠见义勇为、慷慨磊落的品格，等等。

王维诗歌的语言，清新明丽，简洁洗炼，精警自然。或言情，如“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等，都对语言作苦心锤炼，而无炉火之迹，语语天成，自然而工。王维诸体诗并臻工妙，无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五绝、七绝，还是四言诗、六言绝句，骚体诗，都有佳制。他的诗还具有声韵和谐、富于音乐美的优点。

王维是开元、天宝时代最有名望的诗人，当时李白、杜甫的诗名都不如他。唐代宗称王维为“天下文宗”，唐窦臬《述书赋》窦蒙（臬之兄）注也说：“时议论诗，则曰王维、崔颢。”殷璠于天宝末年编成《河岳英灵集》，其《序》列王维为盛唐诗人之首而不提李白。由于王维在诗坛的盛名，可以想见，他对当时诗歌的影响和在开

元年间新诗风形成中的作用，应该都是相当大的。

## 二

孟浩然(689-740)，字与名同。一说名浩，字浩然，以字行。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他出生于一个世代“重儒风”的家庭，襄阳南郭外有其祖先留下的田园，尚可以隐居自给。三十九岁以前，孟浩然主要在故乡隐居读书，同时漫游过湘、赣、扬州等地。诗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新唐书》本传)，自幼生活于“襄阳美会稽”的秀丽山水中，受其陶冶，又受到故乡古代隐逸高风的熏染，形成了企慕隐逸、流连山水的情怀。但是孟浩然并不是一个一生只求高卧云山的隐士，他小时就怀有“鸿鹄志”，济时用世的愿望很强烈，所以他早期的隐居，实是为出仕而隐。《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说：“苦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在隐居的名义下苦学，不正是为应试出仕作准备的吗？这时期的孟浩然，兼有儒释道侠隐等思想，但对他发生主导性影响的，是儒家的积极用世思想。这时期孟浩然诗作的主要内容为山水、田园、咏怀、酬赠等。

孟浩然起初为自己设想的道路是：通过隐居著文和结交干谒获得社会声誉，谋取王公大臣的荐举，以实现入仕的目的。然而这条道路很难走通，所以他便在四十岁时改而出来应进士试。他满怀希望于开元十六年(728)春在长安参加进士试，结果落第；他滞留长安，想尝试其他求官之路，也未成功，便于同年初冬离开长安赴洛阳。十七年，“自洛之越”，先到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游览；十八年春，游定山、渔浦；四月，自临安出发赴天台山；秋，至杭州；又到越州；冬，溯浙江西上赴桐庐、建德，又东南行沿永嘉江

(今瓯江)至温州。十九年春,由温州泛海至越州;夏,自越州返回襄阳。二十二年(734),再次赴长安求仕未果,于岁末返乡。二十三年,游蜀。二十五年,入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九龄幕,为从事。二十七年,归襄阳养病。二十八年,卒于襄阳。浩然四十岁之后,除曾两度入京求仕和两年左右居于荆州幕府外,其他时间都是在隐居和漫游中度过的。他这时期的诗作,就是上述生活的反映,其中以山水行旅诗和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之作,最为引人注目。

孟浩然和王维一样,也以山水田园诗的写作见长。他的山水诗主要写登临故乡山水和几次外出漫游的所见所感。他的这类诗多好表现清幽之境,如《宿业师山房待丁公不至》:“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这四句诗通过对山中景物的具体细致的描写,创造出一个清幽的境界,并流露了诗人很想在此与知友共度良宵的心情。又如《夜归鹿门寺》:“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樵径非遥长寂寥,唯有幽人夜来去。”清施补华评此诗说:“清幽绝妙。”(《岷傭说诗》)不但景物如此,诗人的心境亦然。孟浩然的田园诗数量远少于其山水诗(此二者有时很难完全分开)。他常把田园风光同自己的隐居生活(如在家饮酒、弹琴、垂钓,与逸人、僧、道往还,过访田家,间或采樵入山、荷锄下田等)与情怀结合起来表现。如他的动人的田园诗杰作《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不仅勾画了一幅宁静优美、令人感到十分亲切的田园风景画,而且把诗人过访田家的愉快与隐居于田园的乐趣也表现出来了。

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取材于自己的隐逸、漫游生活。出现在他诗里的景物,往往就是他日常生活和活动环境的一部分,并

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因此,我们感到他的诗很贴近自己的生活,从中不难窥见诗人隐逸高士的自我形象。如《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诗人抓住自己春眠醒来的片刻感受,表现春天大自然的无限生机和自己日常乡隐生活的情怀、趣味。诗似即兴而发,信手拈来,却韵致深厚,妙趣无穷。又如《裴司士员司户见寻》:“府僚能枉驾,家酝复新开。落日池上酌,清风松下来。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谁道山公醉,犹能骑马回。”只平平叙述一次友人来访的极平常的家宴,诗人乡隐生活的情景和宾主之间的情谊就真切地表现出来了。

孟诗描绘景物,多采用白描手法,不假雕饰,浑然而就。如《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山暝闻猿愁,苍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只把旅途中夜宿寒江的所闻所见如实白描出来,一个寥落凄清的意境便生动呈现,而诗人客中的孤寂感亦融入其中。又如《建德江宿》:“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后二句对月夜泊舟江上的景象观察入微,刻绘工细,景物形象鲜明生动,犹如一幅水墨画。在这些诗中,诗人着墨简淡,尽管不设色敷彩,却能出神入化地绘出鲜活的景物图画来。

闻一多先生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唐诗杂论·孟浩然》)他的诗虽也有精工的偶句,但总的说来是兴到成诗,无意求工,一气浑成,难以句摘。如《晚泊浔阳望庐山》:“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但闻钟。”诗人对自己向往的名山,仅用虚笔略作点染,即创造出一个能激起读者无穷想象的意境,清施补华评此诗为“清空一气,不可以炼句炼字求者,最为高格”(《岷傭说

诗》),颇有道理。闻一多上述看法的另一个佐证是,浩然常用古诗的写法来写近体诗,不甚拘于偶对,不在雕绘上用功夫,如《与诸子登岷山》、《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等,都是如此。

孟浩然的作品,除山水田园诗外,主要就是一些抒写个人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以及朋友间送别、赠答的篇什。如《洗然弟竹亭》等诗,表现了诗人早年的雄心斗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田园作》、《晚春卧病寄张八》、《留别王维》、《岁晚归南山》、《岳阳楼》等诗,抒写了诗人建功立业的渴望、怀才不遇的悲愤、世无知音的感叹、志不获骋的苦闷、岁月蹉跎的恐惧和前途渺茫的忧虑等等,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孟浩然在盛唐时代即有名望。李白《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对浩然清高的品格表示景仰。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中:“及观襄阳孟浩然,罄折谦退,才名日高,天下籍甚,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悲夫!”对其坎坷终生的遭遇给予深切同情。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文不按古,匠心独妙,五言诗天下称其尽善。”杜甫《遣兴五首》其五:“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解闷十二首》其六:“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又对其诗给予很高的评价。孟浩然的创作,对于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 三

唐时王、韦(应物)并称。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说:“右丞、苏州,趣味澄复,若清风之出岫。”王、孟并称,大抵始于宋。许颢《彦周诗话》说:“孟浩然、王摩诘诗,自李、杜而下,当为第一。”张

戒《岁寒堂诗话》卷上：“随州诗，韵度不能如韦苏州之高简，意味不能如王摩诘、孟浩然之胜绝，然其笔力豪赡，气格老成，则皆过之。”到明代以后，王、孟并称已成为诗评家的共识。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说：“高气骨不逮嘉州，孟材具远输摩诘，然并驱者，高、岑悲壮为宗，王、孟闲澹自得，其格调一也。”应该说，王孟并称是有它的道理的。首先，王与孟“为忘形之交”（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两人都以擅长山水田园诗著称。孟浩然比王维大十二岁，虽然其成名反在王维之后，但他大量写作山水田园诗的时间还是早于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在盛唐时代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王维则在孟浩然之后，使盛唐山水田园诗得到了更大更进一步的发展。

其次，两人的山水田园之作，风格接近。综括历代诗评家的意见，大致认为清淡自然是王维诗歌最突出的风格。这一风格首先体现在诗人的那些反映隐逸生活情趣的山水田园之作中。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写景、述情，皆似信手拈来，毫不着力，可谓平淡、自然之至。然而这种“淡”，并非淡而无味，而是淡而浓，淡而远，这是艺术纯熟的表现，是千锤百炼的结果，纪昀称“此诗之妙，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三），极是。胡应麟曾称王维是“五言清淡之宗”（《诗薮》内编卷四），这大概是由于他的那些具有淡远风格的诗歌，多采用五言形式（五古、五律、五绝）的缘故。但并不能反过来说王维的五言诗，都具有淡远风格。如他的五律，就不是只具有一种风格，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九说：“右丞五言律有两种，一种以清远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也；一种以雄浑胜，如‘天官动将星，汉地柳条青’是也，当分别观之。”他的五古，

也同样不是只具有淡远一格。至于七古、七律、七绝，则更是具备多体。总之，一个大诗人不会只具有一副笔墨，王维诗歌的风格也是多样的。当然，诗人的最具自家面目、最独树一帜的风格，是清淡、简远、自然。这种诗风，使他能够在百花争艳的盛唐诗坛里卓然特立。但是，他的许多其他作品，或雄健，或浑厚，或秀雅，也都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也具有清淡自然的风格。如《过故人庄》，写的是普普通通的农村景色，没有丝毫出奇之处；用的是平易、素朴的语言，如谈家常；写法是按事情的经过顺序着笔，不为工巧；体裁是律诗，却使人感觉不到格律的约束。总之，一切都是那么平淡，那么自然，然而其中却蕴藏着丰富的情味，也是经过千锤百炼而归于平淡的。皮日休《鄂州孟亭记》说：“先生之作，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引徐献忠曰：“襄阳气象清远……读之浑然省净，真彩自复内映。”施闰章《蠉斋诗话》云：“襄阳五言律、绝句，清空自在，淡然有余。”这些话都准确地道出了浩然诗的风格特色。

《唐音癸签》卷五引《吟谱》云：“孟浩然诗祖建安，宗渊明，冲澹中有壮逸之气。”孟诗以平淡自然见长，但亦有雄浑、壮逸之作。如《岳阳楼》：“八月湖水水平，含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写八月洞庭的浩瀚景象，气势雄壮。又如《彭蠡湖中望庐山》：“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黯黯凝黛色，峥嵘当曙空。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八谓上述诗句“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所言颇有见地。

当然，王、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许多差异。这些差异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谈：一是山水田园诗的创作方面，二是整个诗歌创

作的总体面貌方面。先谈在山水田园诗创作方面的差异。首先，在孟浩然的山水诗中，与行旅、游览有关的作品较多，而与田园、隐逸有关的作品则不多；王维的山水诗，情况正好与此相反。浩然曾多次外出漫游，所以写了许多山水行旅诗，然而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故乡隐居，为什么写的田园隐逸诗却反而不多呢？我们知道，浩然早期的隐居，是为出仕而隐，虽身在田园，却心存魏阙；晚期多方求仕，可谓不甘隐居而不得不隐，这也就是说，隐逸始终不是诗人所渴望的，或许这就是他写的田园隐逸诗不多的一个主要原因。至于王维，他的山水田园诗多作于天宝时亦官亦隐期间，那时候，诗人对长安官场的的生活感到厌倦，以回到蓝田辋川、优游于田园山水之中为乐，所以，他虽没有真正归隐，却写出了不少田园隐逸诗。

其次，王、孟的山水田园诗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情绪，不尽相同。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既有游观山水的清兴，隐居田园的闲趣，又往往融入了一种孤独、寂寞、不平之情。如他的作于漫游吴越期间的名作《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建德江宿》，就都流露出了一种孤独、寂寞情绪。而王维山水田园诗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情绪，则大都是安恬、闲静、愉悦的（参见本文第一部分）。王、孟间的这种差异，主要是两人的身世遭遇、思想性格不同造成的。孟浩然一生怀才不遇、入仕无门，内心多有牢骚、不平；而王维后期无心仕进，亦官亦隐，不必躬亲耕稼而衣食无虞，自然会有更多流连光景的闲情逸致。

第三，王、孟的山水田园诗在表达感情的方式上也有差异。孟诗往往写景、抒情交织，景语、情语并出，王诗大抵也是如此；但是，王维还有许多纯乎写景而情在其中的作品，却是孟浩然集中很少见的。如《新晴野望》、《辛夷坞》、《白石滩》、《木兰柴》、《鹿